

妈祖研究资料汇编

肖一平 林云森 杨德金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妈祖研究资料汇编
肖一平 林云森 杨德金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25印张 182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10

ISBN 7-211-00190-9 书号：11173·152

K·19

定价：1.40 元

目 录

一海神天妃的研究	朱杰勤 1)
二天妃与古代航海	金秋鹏 20)
三妈祖信仰的发生、传播及其影响李献璋撰 李启宇译	30)
四清代以后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历史 条件	朱天顺 49)
五海神天后问题的探讨	辛文汉 66)
六妈祖的历代褒封	肖一平 71)
七妈祖世系及莆田天后宫史迹	林洪国 92)
八莆田的宋代天后宫	黄文美 97)
九浅述《重修镜仔天后宫记》碑	柯凤梅 101)
十烟台天后行宫与我国南北近海贸易	宋玉娥 103)
十一汤显祖与天妃宫	蒋维琰 107)
十二 南京的天妃宫和御制天妃宫碑	谭 谈 (109)
十三 福建省永定县西陂村的塔式天后宫	陈容明 111)
十四 妈祖 —— 海峡两岸人民共同信仰的 海神	李玉昆 113)
十五 台湾的“开台妈”	黄红兜 120)
十六 在台湾的妈祖庙	詹 沧 (122)
十七 从海神庙看泉台关系	沈桂生 126)
十八 忆海神盼统一	蔡颖川 (136)
十九 海神天后的东渡日本	肖一平 139)

二十	“三国名胜图会”摘译	朱启宇译	150)
二十一	关于萨南片浦的林妈祖	国分直一撰 朱启宇译	155)
二十二	天妃与郑和下西洋	李玉昆	161)
二十三	海神天后与华侨南进	肖一平	169)
二十四	天后宫在国内外	宋元模	176)
二十五	有关妈祖问题的五十个为什么?	肖一平	186)
二十六	清版《湄洲志》一书的资料价值	肖一平 林祖贻	203)
二十七	海神天后(妈祖)对联浅谈	林祖贻	208)
二十八	妈祖祖籍文物	陈容明	215)
二十九	宋代木雕天妃神像	肖一平 林祖贻	218)
三十	谈谈妈祖的出生	俞玉麟	221)
三十一	天妃的神话传说与海上交通	林泓	(224)
三十二	妈祖庙与三妃庙	林元柏	240)
三十三	杂谈天妃	李玉昆	242)
附录:	日本鹿耳岛大学民俗学教授下野敏见 在湄洲祖庙的讲话	陈容明记录	257)

海神天妃的研究

朱杰勤

迷信鬼神的习惯，自有它的历史根源。在原始社会生产未发达的时代，我们的祖先知识未开，慑服于自然界的力
量，相信灵魂的作用，疑神疑鬼，盲目崇拜，历代相沿，养
成了一种“超自然的迷信”。自后社会进步，民智渐开，又
构成一种宗教意识。我们研究人类社会，不能不从人类的信
仰入手。^{〔1〕}我以水神天妃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固然是企图对
于民俗学有些贡献，他方面，又因天妃与古代航海有莫大关
系，特别是对于我国移民海外有精神促进作用，而且东南亚
有些地方至今还有奉祀天妃之庙。因此，在今日仍有研究的
价值。友人韩槐准先生已有文讨论。^{〔2〕}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是由他启发的，虽然我取材立意，在可能范围内，避免蹈袭
与雷同，自成一家之说。

据迷信鬼神者的说法，神之不同于人，因为他有无限法
力的缘故。他们能够随意现形，有体有用。^{〔3〕}神与鬼本难分
别清楚，但鬼像人一般，有性善，亦有性不善，又有新鬼故
鬼之分。神则须具有多种美德，“聪明正直之谓神”。^{〔4〕}因
为世人相信神能干涉人事，奖善罚恶，所以发生敬畏之心，
崇拜之举。天妃水神，既能呼风唤雨，操人生死之权，自是
航海崇拜的偶像，因为航海家终年浮家泛宅，有如水鸟，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生活极不安定，

从获得知识，鬼神传说，易入脑筋。海上遇险，人事既尽，不能不求助于天，所谓“人穷则呼天”，由希望而变为幻觉，势所必然，即百年前西洋航海家亦多迷信习惯，不独中国。

关于天妃成神之经过，传闻异词。据康熙五十八年奉使琉球、海上遇险数次、以呼神获免的徐葆光所撰之《天妃灵应记》云：

“天妃姓林氏，莆田湄洲人，宋都巡检愿第六女，以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庚申3月23日生，弥月不啼，名曰默。生而神灵，少与群女照井，有神捧铜符出以授妃，群女奔骇。自是屡显灵异，常乘片席往来海上，或驱檐前铁马渡江，人咸称为通贤灵女，或称神姑。一日方织，忽据机瞑坐，颜色变异，母蹴问之，寤而泣曰：父无恙，兄歿矣。顷之，信至，父与兄渡海舟覆，父若有挟之者，得不死，兄以柁摧，救不获。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日升华。室处28岁。时显灵应，或示梦，或示神灯，海舟获庇无数，土人相率祀之。”^{〔6〕}又据《林氏宗谱》所载与上文颇同，录之如下：

“天后晋安邵王禄公22世孙，惟惠公（林愿）第六女，祖孚公，曾祖总管保吉公，高祖州牧圉公，世居莆之湄洲屿，母王氏。后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酉时，诞时地变紫色，满室异香，邻里咸异。姑生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名曰默，幼而聪颖，不类诸女。窥井，神授符箓，遂灵通变化，驱邪救世，屡显神异，常乘席渡海，驾云游岛屿，众号曰通元灵女。至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九月初九日白日飞升，年28岁。是后常衣朱衣，飞翔海上，里人祀之，威灵屡显，保国佑

民。” (10)

上述天妃之生卒年月均与前段之记载相同。天妃与天后或天后圣母均同指一人，且亦有称为圣妃者。至于张学礼之《使琉球记》谓“再过猴屿，见梅花所故城，荒榛瓦砾，满目凄然。通官谢必振稟云：天妃姓蔡，此地人，为父母投海身亡，后封天妃”，因未深考，而将她的姓氏籍贯错记了。

研究迷信鬼神的来源，并非本文范围以内，但为格物致知起见，不妨稍说几句，因为世人有相信灵魂不灭的，且相信死亡并非终局，或因思忆亡者，期其复生，念念不忘，形于梦寐，于神智恍惚，“眼花缭乱口难言”的时候，往往生了一种幻觉。⁽⁷⁾所以第一记载，谓天妃“时显灵应或示梦”，就是时人偶然的幻觉，他们相信她死后成神，即再生于另一世界里，“白日飞升”之说，也是同一心理造成的。迷信者的心理，以为神仙或居于水底，或在山边，或在地下。所以有“窥井，神授符篆”之说，因井而联想于水，认为她日后成神是有渊源的。

至于天妃之“威灵屡显”，“护国佑民”，则可于各种有关文献考之。宋丁伯桂所撰之《艮山顺济圣妃庙记》云：

“神莆阳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歿，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也。莆临海有堆，元祐丙寅（1086年）夜现光气，环堆之人，一夕同梦，曰‘我湄洲神女也，宜馆我于是’，有祠曰圣堆。宣和壬寅（1122年），给事路公允迪，载书使高丽，中流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于橈，遂获安济。明年奏于朝，赐庙额曰顺济。绍兴丙子（1156年），以郊典封灵惠夫人。逾年江口又有祠，祠立二年，海盗凭凌，效灵空中，风掩而去。州上其事，加封昭应。其年白湖童邵

一夕梦神指为祠处，丞相陈公俊卿乃以地券奉神立祠，于是白湖又有祠。时疫，神降曰：‘去湖丈许脉有甘泉，我为郡民续命于天，饮此泉者立痊。’掘泥坎，甘泉涌出，请者络绎，朝饮夕愈，甃为井，号圣泉。郡以闻，加封崇福。越十有九载，福兴都巡检使姜特立，捕盗迁祝响应。上其事，加封善利。淳熙甲辰（1184年），民菑，葛侯郭祷之。丁未（1187年）旱，朱侯端学祷之。庚戌（1190年）夏旱，赵侯彦励祷之。随祷随答。累具状闻于两朝，易爵以妃，号惠灵。庆元四年（1198年）加助顺之号。嘉定元年（1208年）加显卫。十年（1217年）加英烈。……」（8）

宋吴自牧之《梦粱录》卷一四外郡行祠条亦有关于艮山顺济圣妃庙之纪录，无关宏旨，故不备书。但《琉球国志略》则载宋代封妃凡14次，言之颇详，足补上文之不及。

“宋徽宗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八舟溺其七，独允迪见神朱衣坐桅上，遂安归。闻于朝，赐庙额顺济。高宗绍兴26年始封灵惠夫人，赐庙额灵应。三十年，海寇至江口，神见风涛中，寇溃就获，泉州上其事，加封昭应。孝宗乾道二年兴化疫，神降于白湖，去湖丈许得泉，饮者立愈。又海盗至，雾迷其道，至庙前就擒，加封崇福。淳熙十一年助巡检姜特立捕台寇，加封善利。光宗绍熙三年，以救疫旱功，特封灵惠妃。宁宗庆元四年以救潦功，加封助顺。嘉定元年，平大奚寇，以雾助擒贼。金兵至淮甸，战花靥镇及紫金山，神见像，再捷，三战，逐解合肥围，加封显卫。十年救旱，获海寇，加封英烈。嘉熙三年，钱塘潮决，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加封嘉应。宝祐二年，救旱，加封协

正。三年加封慈济，四年以浙江堤成，加封善庆。五年教授王里请于朝，封妃父积庆侯，母显庆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景定三年，反风，胶海寇舟就擒，加封显济”。^{（9）}

关于路允迪奉使高丽之经过，徐兢（叔明）适为随员（提辖官），回国后，撰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行世，中言：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充国信使副往高丽。秋九月，以国王侯薨，被旨兼祭奠吊慰而行，遵元半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装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诏赴睿谟殿宣示礼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馆听诚谕。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殿临轩亲遣，传旨宣谕。十四日丁卯锡宴于永宁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补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卫大夫相州观察使直睿思殿关弼口宣诏旨，锡宴于明州之厅事。十六日戊辰舟发明州，十九日辛未达定海县，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于总持院七昼夜，仍降御香宣祝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10）}

上文于使节出发前之种种筹备，言之极详，作者态度认真。中云“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似未必为天妃之祠。又前引丁伯桂之《艮山顺济圣妃庙记》、《琉球国志略》之文，均谓允迪奉使高丽，中途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者，神降于檣，遂获安济云云。但《高丽图经》所述，虽承认得神之佑，而未及此事，仅谓：

“臣窃惟海道之难甚矣，以一叶之舟，托重溟之险，惟恃宗社之福，当使波臣效顺以济，不然，岂人力

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风帆为适从，若或暴横，转至他国，生死瞬息。又恶三种险，曰痴风，曰黑风，曰海动。痴风之作，连日怒号不已，四方莫辨。黑风则飘怒不时，天色晦冥，不分昼夜。海动则彻底沸腾，如烈火煮汤，洋中遇此，鲜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辄数十余里，而以数丈之舟浮波涛间，不啻毫末之在马体，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为急，而以操心履行为先。若遇危险，则发于至诚，虔祈哀恳，无不感应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黄水洋中，三桅并折，而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而福州瀘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舵，既易倾摇如故。又五昼夜方达明州定海，比至登岸，举舟矐悴几无人色，其忧惧可料而知也。”^{〔11〕}

续而历述回程所经各地，自离高丽至明州界，凡海道42日，中途过竹岛，“忽东南风暴，复遇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鼓招众舟复还”。“过沙尾，午间第二舟之副舵折，夜漏下四刻，正舵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但自始至终，并未提及七舟沉溺之事，殆恐传闻失实，抑或后人张大其词，以表神异，均不可知。

元代定都于北京，去江南极远。而粮食仰给于江南。世祖忽必烈用丞相伯颜海运之策，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京师者，一岁多至300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诚一代粮食分配之良法。^{〔12〕}既由水道运输，费用大减；而路线亦有可述。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屿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甯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上东北路，多

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13350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阴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又经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13〕}

海道之纡回，风涛之险恶，船舶之窄小（大者不过千石，小者三百石），设备之简陋，技术之粗糙，故任务之完成与否实难自信。仰求神佑，以辅人力，亦势所必然。粮船出发时必须卜吉于天妃。元贡师泰云：

“世祖定都于燕，合四方万国之众，仰食于燕，以中吴米所聚也，故建漕府，万艘如云，毕集海滨之刘家港。于是省臣漕臣斋戒卜吉于天妃灵慈宫，卜既协吉，仍率其属，鸣金鼓以统漕，建纛置牙，莫敢复先。每岁春夏运粮，舟将抵直沽，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中书省复遣才干重臣，从海壖交卸，石以数百万计，而较计至于合勺颗粒，畸不得亏，盈不得溢，是亦难矣。”^{〔14〕}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运得神佑，封护国明著天妃，又进显佑。成宗大德三年，以漕运效灵，加封辅圣庇民。仁宗延祐元年，加封广济。文宗天历二年，加封灵感助顺福惠徽烈（共20字），庙额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

元晋封天妃凡五加封。(16)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重隆旧典，封天妃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成祖永乐七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自遣官致祭，岁以为常。庄烈帝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又加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明封圣妃一，改封天妃一，改封元君二，凡四封)(16)

永乐时代，郑和七下西洋，自刘家河出发。宣德六年并勒有娄东刘家港之天妃宫石刻《通蕃事迹记》及长乐三峰塔寺石刻《天妃灵应记》，载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兹但录其《天妃灵应记》于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贄，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7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罗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速国，大小共30余国。涉沧溟10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祐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先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

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殫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纪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五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圯，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蕃舫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竝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棟连云，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竭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不逮。敢不竭忠于国事，竭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焉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蕃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7年回。

——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

答腊国，有伪王苏幹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加刺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刺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靡里羔兽。乃若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叔王弟费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一 宣德六年，仍统舟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17〕}

郑和石刻《通蕃事迹记》，讴歌神功，铺陈己绩，亦与上文大同小异，故不转载。自得郑和之表扬，遂加深后代航海家对天妃的信仰。嘉靖年间，陈侃亦援郑和之例，请求皇帝下令祭神了。

天妃既为民众崇拜之海神，故海舶无不奉之。嘉靖十一年给事中陈侃及行人高澄奉命使琉球，所乘之船亦是一例。

船“长15丈，阔2丈6尺，深1丈3尺，分为23舱，前后树以5桅，大桅长7丈2尺，围6尺5寸，余者以次而短，舟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敕，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顺民心也”。^{〔18〕}可见天妃实为当时航海家之兴奋剂，不能不供以顺

众人的心理。陈侃去程中第十四日，忽遇风船漏，众“齐呼天妃而号，剪发以设誓。”后因暂将船旋转并塞漏处而免。回时遇险更大，幸而获安，均认为神明之默佑。其详情见于陈侃《乞奏祠典以报神功》之表，录之以见梗概：

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时，五月初八日开洋，至十二日将抵其国，忽逆风大作，舟摇撼不可当，遂尔发漏，数十人以辘轳引水不能止，舟荡甚，足不能立，众欲塞漏而不可得。于是群呼求救于神，剪发以设誓。俄而风遂息，舟少宁，执烛寻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得保无虞，使是风移时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时九月二十日在彼开洋，二十一夜即遇飓风将大桅吹折，须臾舵叶又坏，舟之所恃以为命者桅与舵也。当此时，舟人哭声震天，大呼神明求救。臣等亦知决无生理，为军民请命，叩首无已。忽有红光若烛笼然者自空来舟，舟人惊报曰：‘神已降矣，吾辈可以生矣！’舟得无事。当风雨晦冥之时，红光何自而发，谓非神之精灵不可也。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黑云蔽天，风又将作，众皆知舵当易而不敢任，盖风涛中易舵，一动即覆矣。于是请命于神，得吉兆。众遂跃然起易，舵柄甚重，约有二千余斤，平时百人举之而不足，是时数十人举之而有余，兼之风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后风浪复厉，神明之助，不可诬也。此其功三也。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飞绕于舟，金曰：蝶质甚微，在樊圃中飞不百步，安能远涉沧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将有变。速令舟人备之。忽有一雀立于桅上，雀亦蝶之类也，令以米饲之，驯驯啄尽而去。是夜果疾风迅发，白浪拍天，巨舰如山，飘荡仅如一苇，风声如雷而水声助之，真不忍

闻。舟一倾侧，流汗如雨。臣等惧甚，衣服冠而坐，相与叹曰：‘圣天子威德被海内外，百神皆为之效职，海神独不救我辈乎？当此风涛中而能保我数百民命，真为奇功矣。当为之立碑，当为之奏闻于上。’言讫，风少缓，舟行如飞，彻晓已见闽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进表谢恩者与臣等同行，遇二十一之风漂回本国，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只行八日，直抵闽江，不至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19〕}

后有旨下礼部议，嘉靖十四年七月由礼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备办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一次，以答神庥，不为常例。

此后天后事迹层出不穷，择书其荦荦大者于后：

“嘉靖四十年（1561年）册使郭汝霖李际春回闽日，颶将发，有二雀集舟之异，及颶发失舵，汝霖为文以告，风乃息，更置舵，一异鸟集桅不去。”^{〔20〕}

“万历七年（1579年），册使肃崇业、谢杰，针路舛错，且舵叶失去，虔祷之次，俄有一燕一蜻蜓飞绕左右，遂得易舵。”^{〔21〕}

“万历三十年（1602年）册使夏子阳、王士禎舟过花瓶屿，无风而浪，祷于神，得风顺济，归舟舵索四断，失舵者三，大桅亦折，水面忽见神灯，异雀来集，东风助顺。”^{〔22〕}

“崇祯元年（1628年）册使杜三策、杨抡归舟颶作，折舵牙数次，勒索皆断。舟中有奇楠木，高三尺。三策等捐千金购刻神像，俄有奇鸟集樯端，舟行若飞，一夜抵闽。”^{〔23〕}

清人入关，未封天妃，至康熙二年（1663年）册使琉球

国张学礼、王垓冬季二十二日回航遇险，幸获安全，一旬而抵闽。此次天妃更显灵迹，兹录其经过如下：

“十四日，东北风起，出那坝港，暮抵马齿，过孤米。十六日飓风大作，暴雨如注，船倾侧将危，与副使王公登战台匍匐风雨中，亟祷天妃，风愈大，桅摇撼将倒，桅右欹，则龙骨现于左，桅左欹，则龙骨现于右（龙骨船底定船木也。）忽折半截，相连不断，船愈侧，哭声震天。余曰：‘两人奉使无状，应死，尔等葬于鱼腹，何辜？’众应曰：‘大数已定，同死无怨，’桅出波涛，蓬半浮水面，半罩战台，相系牵带，舟人曰：‘桅不断，舟必中裂。’于是再祷以请，风势如故。余仰天大呼曰：‘皇帝怀柔百神，天妃血食中土，不在祀典内耶？使臣愿投海中，桅可速去，冀活徐人，归报天子，神之赐也！’随有火光荧荧，自风雨中起，霹雳断截其桅。即令守备魏文耀、千总陈兰割去蓬索，蓬桅逝而船始平。但风浪搏击，舵不能定，舵左转，舵右者随而仆，舵右转，舵左者随而仆，浪由船尾进，从鹳首出。严冬凛冽，舟皆裹冰，榜人冻涸，不能施力，亟易其衣，初以布，次以绸缎裘袄，凡一昼夜。十七日，雨虽止，风仍大作。通官曰：‘昨险不死，或有可生，须再祷。’各许愿设簿登记。时黑云密布，上下晦冥，心寒胆裂，问必振曰：‘汝言可生若何？’云：‘大桅虽去，头桅尚存，可生者一；舵乃二绳，没于水底，夹于龙舟，一绳断，舵即浮，今勒索无恙，可生者二。’十八日舟子忽报曰：‘勒索断，舵浮于水，危在顷刻矣。’余令曰：‘如能下水者，赏银五十两。’有一人出应，令饮酒而下，入水即起。余又曰：‘能换绳者，赏银百